

## ● 大家谈教育

以为有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就能办医学院？

瞎扯！



## 巴德年：把一流学生培养成一流人才

▲ 见习记者 熊文爽



巴德年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捐资创办，是我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被誉为中国医学殿堂。多年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临床医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护理学家和医政管理学家。谈到中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协和医科大学院长巴德年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理解和期望。

## 人才：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

“我本身谈不上是什么人才，来了协和以后，才有机会知道什么叫人才。”巴德年说。1917年，北京协和医院推进医学教育，相应的医学教育成为培养医学人才最基本的保障。在这方面，协和不仅是中国最先进品牌，甚至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品牌。

到底什么是人才？什么才是优秀人才？

巴德年表示，最近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校的大学毕业生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确实培养了极其优秀的毕业生，但是，他们也承认自己是一批精英型的个人主义者。无独有偶，近日，中纪委发现这些名校毕业、30多岁就成为了

正处级干部的“优秀毕业生”们却连续被批捕，且不是个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协和的学生，协和的人才，首先应该学会的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作为一名校长，不是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而是让学生真正将做人、做事、做学问悟懂、践行。能否做到这点，恐怕是教育将来成功与否的关键。”巴德年语重心长地说。

## 一流大学：国家的人才库、资源库和思想库

“什么是一流大学，我认为，把一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人才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应该是国家的人才库、国家的资源库，还应该是国家的思想库。”巴德年说，“当今，有些大学为了学校规模，

为了学科齐全，为了论文总数，要建一些不三不四的学科，其中有七八所大学要新建医学院。我明确表示反对，这是对医学发展的迫害、对科学的不尊重。”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医学院不是谁都可以办的，没有好的医院，没有好的集体，以为有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就能办医学院？瞎扯！生物学是医学的重要基础，但是，光靠这些是不行的。”

同时，他亦不忘鼓励当下年轻的医学生们，要有信心成为优秀的医学家，成为为国家、为民族着想战略医学家。他说，“我所主张的人才，不是你能否马上就业，是否会做阑尾炎手术，而是

2年以后、10年以后、甚至是20年以后，世界上有没有你发明的手术。”

巴德年进一步强调，学生是否有出息，真正与之相关的是他们是否具有责任心和担当能力，他们有没有“学啥会啥、干啥像啥”的真本事，有没有团队的精神，有没有坚强的意识，有没有“打不倒、累不坏、气不垮”的健全体魄。领导都应该练就熟才、爱才、育才、用才的胸怀和能力，这也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国为本，民为先，修正教育，培养人才。

## ● 医学·历史

## 解剖学的“盗尸”史

▲ 北京大学医学部 苏静静

1543年，维萨里不朽的插图著作《论人体的结构》(De humanicorporis fabrica)发表，使他成为从古到今最有名的解剖学家之一。很快，解剖或尸检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尸体。

以16世纪的英国为例，理发师—外科医生的团体获准每年有权解剖4个死刑犯的尸体；一个世纪后增加到6具。18世纪中期，法官判处谋杀罪死刑，之后也可用于解剖。即便如此，合法的尸体远远不能达到解剖学家的增加。那么该想点其他什么办法呢？



图1：盗尸图

从坟墓里偷刚刚掩埋的新鲜尸体似乎是一个选择。趁夜

深入静之时，医学生们会用铁锹把棺盖撬开，小心地把尸体搬出来，将尸体放在口袋里，然后飞奔到某个解剖学校的后门，人们把他们叫做“偷尸贼”，解剖学家则称他们为“尸体复活者”。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想到死后可能会被解剖就吓得汗毛倒立。对于那些深信在上帝最后审判时必须保持身体的完整才能进入天堂的人来说，还发明了铁笼子(尸体保险柜)来防止富人们的尸体被盗。

此后，盗尸贸易依然存在



图2：连环画中“酷行的奖赏”(1751年)，描绘了公开解剖一个罪犯的恐惧。

于西方部分国家。英国于1832年通过了《解剖法案》，解剖学家可以合法地获得“无人认领的”穷人尸体，以供“解剖检查”之用。这意味着，任何死于医院、工厂、监狱或其他慈善机构的人，只要没有特别说明他们不想被解剖，或者是在24小时之内没有亲戚前来认领，原则上就是解剖学家的合法“财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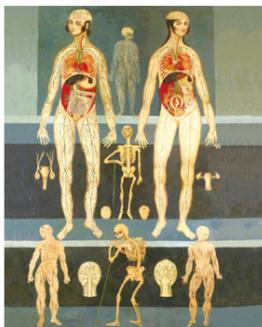


图3：《格式解剖学》插图

著名的医学教科书《格式解剖学》(Gray's Anatomy, 1858年)可能就是基于“合法批准的尸体”所著成，该书直到今天仍然再版。

(见《医学图文史：改变人类历史的7000年》

作者：道布森  
出版源：金城出版社，2016)

## ● 医学·体育

女排名将郎平分享髌关节置换经历

## 郎平：手术后我觉得特别好

▲ 医师报记者 宗俊琳 整理

“我不是自己夸自己，我的医生说我康复特别快，我在术后三个星期就完全脱拐了……”6月3日，在由北京和睦家医院主办的“髌关节手术治疗迎接微创时代”骨科手术直播大会上，中国女排主教练、世界女排名将郎平谈及年初进行的髌关节置换手术经历，还是那么气场强大、信心满满，和赛场上的她一样。

多年来的运动员生涯给了郎平体育精神上的快乐，却也让她的身倍受损伤，尤其是关节。如果算上膝关节的七次手术、颈椎手术和之前两次髌关节清理手术，郎平已经经历过十次手术了。这次的右侧髌关节置换手术，是她的第十一次手术。而医生在手术前的评估是，在损伤最严重的级别是十分的情况下，郎平这次右侧髌关节伤情已达九分。

其实，早在郎平快退役的时候，她就感觉到了髌关节的不适，“做防守动作的时候，已经很不灵活了，总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但当时并不觉得疼。”直到2008年，郎平已经不能自如地上下楼梯，“包括晚上睡觉、

翻身都疼得不行”。

今年1月16日，郎平登上了飞往芝加哥的飞机，1月19日早上6点郎平入院，7点正式开始了右侧髌关节置换手术。术后，郎平再次发挥了“铁榔头”精神，第二天就开始康复训练。“康复师要求很严格，我也认真自觉，所以康复计划推进得比较快，没有发生粘连、感染。”郎平回忆，训练计划是有针对性的，主要分为功能训练、力量训练和心肺训练三大部分。

3月1日，郎平又赶赴气候条件更为适宜的洛杉矶，开始第二阶段康复训练，术后第四十天时，郎平走路已经完全甩掉了拐杖，并按照医生的要求每日到健身房做一个半小时的运动，包括骑自行车、垫上运动、联合器械和游泳等康复训练。“目前，由于髌关节造成的疼痛感已基本消失了，”郎平笑着说，“觉得特别好，知道这样我早就做了”。

只是，由于关节磨损严重，骨头之间没有了空隙，郎平做完右侧髌关节手术后，右侧比左侧高出大约一公分。现在，她正在等待右侧髌关节完全恢复，再进行一次左侧手术以求达到双侧平衡。